

一路北上，逆汉水而上，这是明清时期湖南人朝拜武当的必经之路。虽然路途遥远，充满艰险，但未能阻挡湖南人北上的步伐……还有云南人，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千里古道，翻越云贵高原，追寻魂牵梦萦的大山。

■文、图/记者 朱江
线路绘制/通讯员 游尘



明朝，云南等地香客与中原地区最主要的交通线是湖广辰沅道。去武当山的云南人，走荆州入武当山，以行水路者居多。

探寻武当古道系列报道④

一路向北 滇人翻越云贵高原朝武当

顺湘水入洞庭湖，一路北上游武当

清朝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仲夏，文人王濬从位于湖南的南岳衡山游览完后，顺着湘水进入洞庭湖，一路北上游武当。他在《漫游纪略》中写道：“乃由安乡、澧州、公安渡江归荆南……乃泝汉水而上，过安陆、楚郢中，先朝承天也。至襄阳，泊舟岘山下，观羊叔子祠，骑行，渡汉，过樊城，抵谷城，遂为武当之游。”可见，这一趟长途旅行，王濬走的是水路。

在交通蓬勃发展的今天，从南岳衡山到玄岳武当山，即使驱车走全程高速公路也需要 800 公里，何况古人在汉江逆水而上？

“襄阳府至陕西商南县。襄阳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湾船处名沙陀营，西北由汉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郢阳府……”清朝康熙年间的地理学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有这样的记载。的确，古代在汉江上行船，无论是顺水还是逆水，操作都极为复杂。

从武昌至襄阳，由襄阳至草市，逆流而

上颇为不顺，而且两岸迁徙不定，加之“襄水大发，牵路皆绝”，更增加了航行的难度。

清朝学者丁柔克在笔记《柳弧》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襄河即汉水，自岢冢山发源，至汉口入江……汉水之岸，两旁皆沙泥，往往迁徙不常，东崩西出，北转南旋。自均州以上，则滩凶湍疾，怪石森立，如瞿塘滟滪，有过之无不及也。舟行稍不慎，必碰击沉溺。”

丁柔克系江苏泰州人，他的岳父贾洪沼是湖北均州人。丁柔克自幼聪颖好学，琴棋书画和医卜星相，无不涉猎。岳父夸奖其“无书不读”。丁柔克曾在汉阳当过知府，主持赈灾工作，对汉水行船之难深有感触。

一路北上，逆汉水而上，这是古代湖南人朝拜武当的必经之路。虽然路途遥远，沿途充满艰险，但未能阻挡湖南人北上的步伐……此外，还有更远的广西人。位于桂林漓江之滨的伏波山有摩崖《创建三清殿记》记载：“每遇旱年请求雨泽速应，信朝武当各处名山……”

云南人朝武当，走湖广辰沅道

云南，简称云或滇，位于中国西南的边陲。

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云南人朝武当。嘉靖十八年(公元 1539 年)，时年 42 岁的大理人李元阳来到了武当山。他在武当山五龙宫附近一个隐秘小岩洞里留下一块碑刻，内容有“嘉靖己亥(公元 1539)春三月吉，赐进士、监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大理榆泽李元阳仁父拜手书”等碑文。李元阳是明朝云南著名的山水诗人和游记作家，在历史上名气很大，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

明朝万历年间，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官吏、士绅、道士、商人、城乡平民，包括云南当地人和外乡人，集资铸造 148 根铜栏杆，在朝武当进香时雇人运至金顶，环绕着安装在金殿四周。从铜栏杆铭文的内容来看，万历年间云南的武当真武信仰已很兴盛，尤以昆明地区为最。

在云南，真武庙分布之广、数量之多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命人在昆明东北郊的鸣凤山仿照武当山太和宫金殿式样铸成真武殿，亦称“金殿”，用以供奉真武帝。金殿外面同样仿武当山太和宫筑砖墙、城楼、官门环护，亦称太和宫，俗称铜瓦寺。铜瓦寺建成之后，很快成为云南真武信仰的中心，每年“三月三”吸引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前来朝拜。

根据梅莉所著《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记载：明朝，西南方向的云南等地香客，与中原地区最主要的交通线是湖广辰沅道。从云南府出发，经普安州(今贵州省六盘水市)、贵阳府、辰州府、荆州府、襄阳府，与河南、河北的通道相接。去往武当山的云南人，走荆州入武当山，但以行水路者居多。

四川香客经房县，进入武当山

明清时期，湖南香客主要来自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岳州府(今湖南省岳阳市)、辰州府(今湖南省怀化市)。

其实早在元朝，湖南人就有朝武当的风俗。据清朝康熙年间出版的《湖广通志》记载，宝庆府在元朝时就有人朝武当：“元杨道圆，杨氏女，夙佩道法，三谒太和山……”

在今天武当山南岩宫，有两条摩崖石刻和三块石碑，系明清时期湖南沅水与澧水流域不同香会所立；在太和宫的转运殿内，有清朝湖南人敬献的一口万名钟。

清朝康熙年间，湖南怀化香会组织的朝山活动持续进行，如今镶嵌于武当山南岩宫石壁上的两个青花瓷碑，系同一个香会所立。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开始，到二十六年(公元 1687 年)，这个香会已朝山 6 次。两个青花瓷碑中的人名，有 9 个是相同的，可证明这些来自湖南的香客也是持续朝武当的，反映出怀化地区前往武当山进香之风盛行。

在明清时期，地处西南地区的四川人对武当山也充满了向往。如今在武当山南岩石殿岩壁上留有“永乐十年四川石匠高手吴添林顾仲信”摩崖石刻，这是古代四川人在武

当山留下的珍贵史迹！

“自蜀而来者自房入”。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 1536 年)，时任武当山提调官的方升在编纂的《大岳志略》有着这样的记录。这就是说，来自四川的香客从房县进入武当山。

明朝万历年间诗作家谢肇淛撰写的《五杂俎》记录称，前往均州太和山进香的士女中，“多闽、浙、江右、岭、蜀诸人”。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纪乘之在其追忆文章《武当记游》中，对武当山香客来源有这样一段描述：“每年来拜山的香客颇多，大约在二三月间来者为河南人，四五月间为四川人，九十月间则为本省人，尤其是汉阳府一带的香客，络绎不绝。”位于丹江口市官山镇境内的南神道，也就成了四川人朝武当的要道。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梅莉在其所著的《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指出，明清 500 多年里，朝武当山的香客不计其数，有的是为国家祈福，有的是祈求子嗣，有的是为父母祈寿还愿，还有的是纯粹游览武当山人文与自然风景。

结束语

虽然远隔千里之遥，但心却近在咫尺。一代代旅者，见证着武当山灿烂的历史。古往今来，南来北往。通往武当山的古道有陆路和水路，不同时期、不同家乡、不同理想，大家奔向武当山这同一个方向；万山来朝，终年游客络绎不绝。探寻武当山古道，获知古道变迁、游客香客来源，对于推动当下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